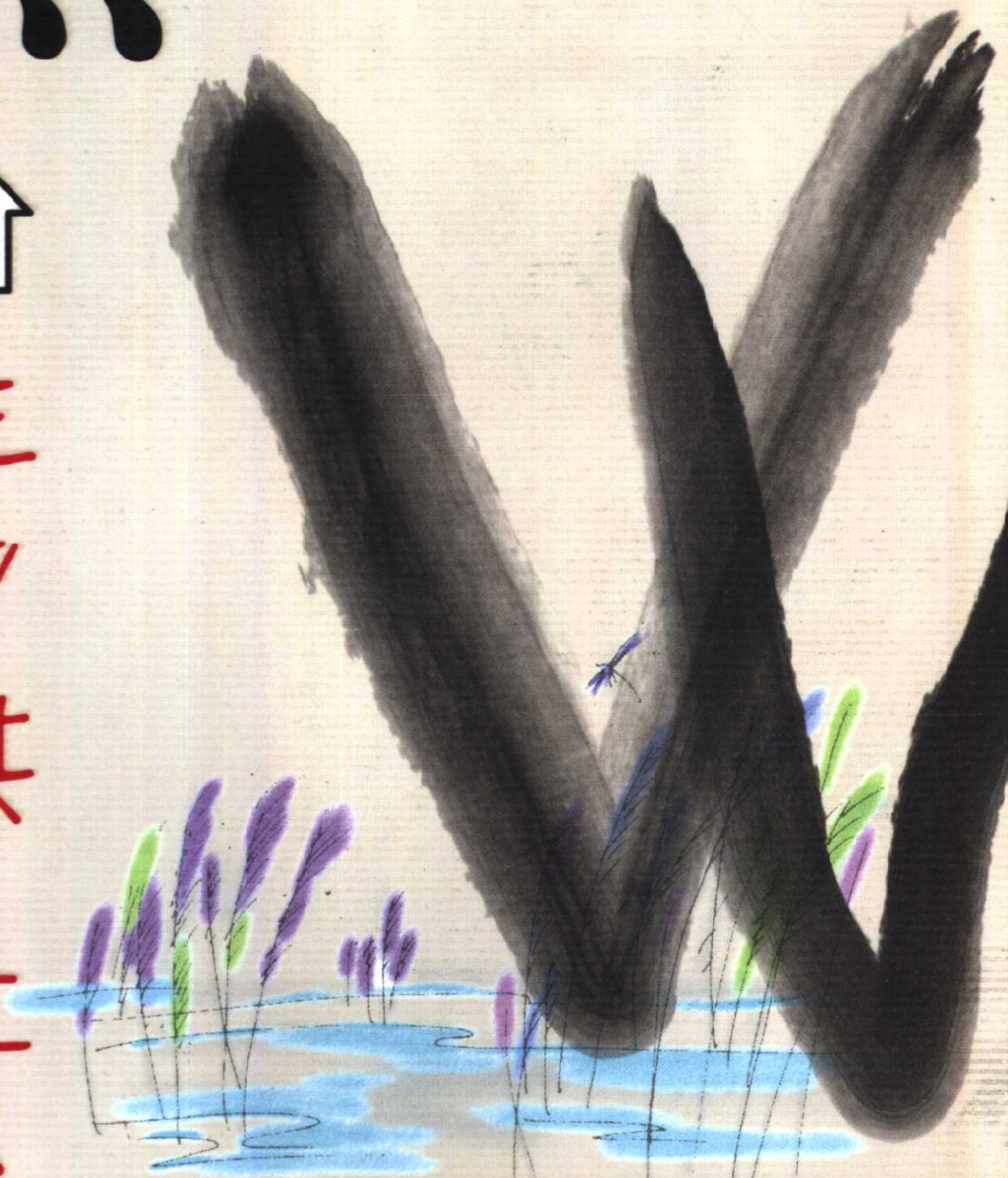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汪曾祺主页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点击大师



汪曾祺主页



雨笠选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汪曾祺主页 / 汪曾祺著; 雨笠选编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3.6
(点击大师)
ISBN 7-5339-1756-1

I. 汪… II ①汪… ②雨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②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1928 号

.....▶ · 点 · 击 · 大 · 师 · ◀.....	
汪曾祺主页	
雨笠 选编	
丛书策划 张德强 责任编辑 陈征一 美术编辑 张妙夫 装帧设计 王海明 内文插图 骆松涛 图文制作 王海明 工作室	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: 310006 电邮: Zjlaph@mail.HZ.ZJ.CN
	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	开本 880 × 1230 1/32 字数 106 千 印张 5 插页 5 印数 0001-8000
	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	ISBN 7-5339-1756-1/I · 1545 定价: 13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.....

.....▶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,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辉煌时期;尤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更为突出,一批大师级的中国现代作家创作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名著,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学瑰宝。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冰心、朱自清、郁达夫、沈从文……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,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象征,他们的作品不仅奏响了当年的时代主旋律,而且作为标志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传承下来,历久不衰,至今仍是人们书架上常备的读物,也是一代又一代成长中的青年学子必读的佳品。

为了盘点这些文坛大家的世纪名著,我社曾于2000年起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经典作品丛书”,即“世纪文存”,共50种。这套丛书出版后,受到了读书界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和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。一些青少年读者向我们建议,何不把这些作家最著称于世的名篇佳作单独抽出来,不分体裁编在一起,

制成并不太厚的一册，以适应当今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新概念的阅读习惯？我们觉得这不失为一个极好的创意。于是，就有了现在这套“世纪文存·点击大师”丛书。

第一辑被“点击”的十位大师级作家，都是现行初高中语文课本中所提及并有作品入选的；所编录其成名作代表作包括小说、散文兼或有诗歌、剧本、杂文等，也都是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所必须了解和熟知的。这些作品除了有助于莘莘学子扩大文学视野之外，对于提升都市青年时尚一族的文化涵养和美学鉴赏能力，也将大有裨益。为了尽可能顺应当年轻人们的审美趣味，我们还尝试在文中加入了一些风格新颖别致的插图。

让最高雅最经典的文学精品以最时尚最快捷的方式走近读者心灵，与喜欢蹦迪、健身、泡吧、上网的青少年朋友来一次亲密接触，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初衷，但愿能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同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小 说

- 1 复仇
- 9 受戒
- 36 大淖记事
- 63 虐猫
- 66 礼俗大全
- 76 侯银匠
- 82 晚饭花

散 文

- 98 花园
- 109 泡茶馆
- 119 跑警报
- 130 背东西的兽物
- 137 随遇而安
- 149 宋朝人的吃喝

复仇

——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

一缶蜜茶，半支素烛，主人的深情。

“今夜竟挂了单呢，”年青人想想暗自好笑。

他的周身装束告诉曾经长途行脚的人，这样的一个人，走到这样冷僻的地方，即使身上没有带着干粮，也会自己设法寻找一点东西来慰劳一天的跋涉，山上多的是松鸡野兔子。所以只说一声：

“对不起，庙中没有热水，施主不能洗脚了。”

接过土缶放下烛台，深深一稽首竟自翩然去了，这一稽首里有多少无言的祝福，他知道行路的人睡眠是多么香甜，这香甜谁也没有理由分沾一点去。

然而出家人的长袖如黄昏蝙蝠的翅子，扑落一点神秘的迷惘，淡淡的却是永久的如陈年的清香的烟。

“竟连谢谢也不容说一声，知道我明早什么时候便会上路了呢？——这烛该是信男善女们供奉的，蜜呢？大概庙后有不少蜂巢吧，那一定有不少野生的花朵啊，花许是桅子花，金银花……”

他伸手一弹烛焰，其实烛花并没有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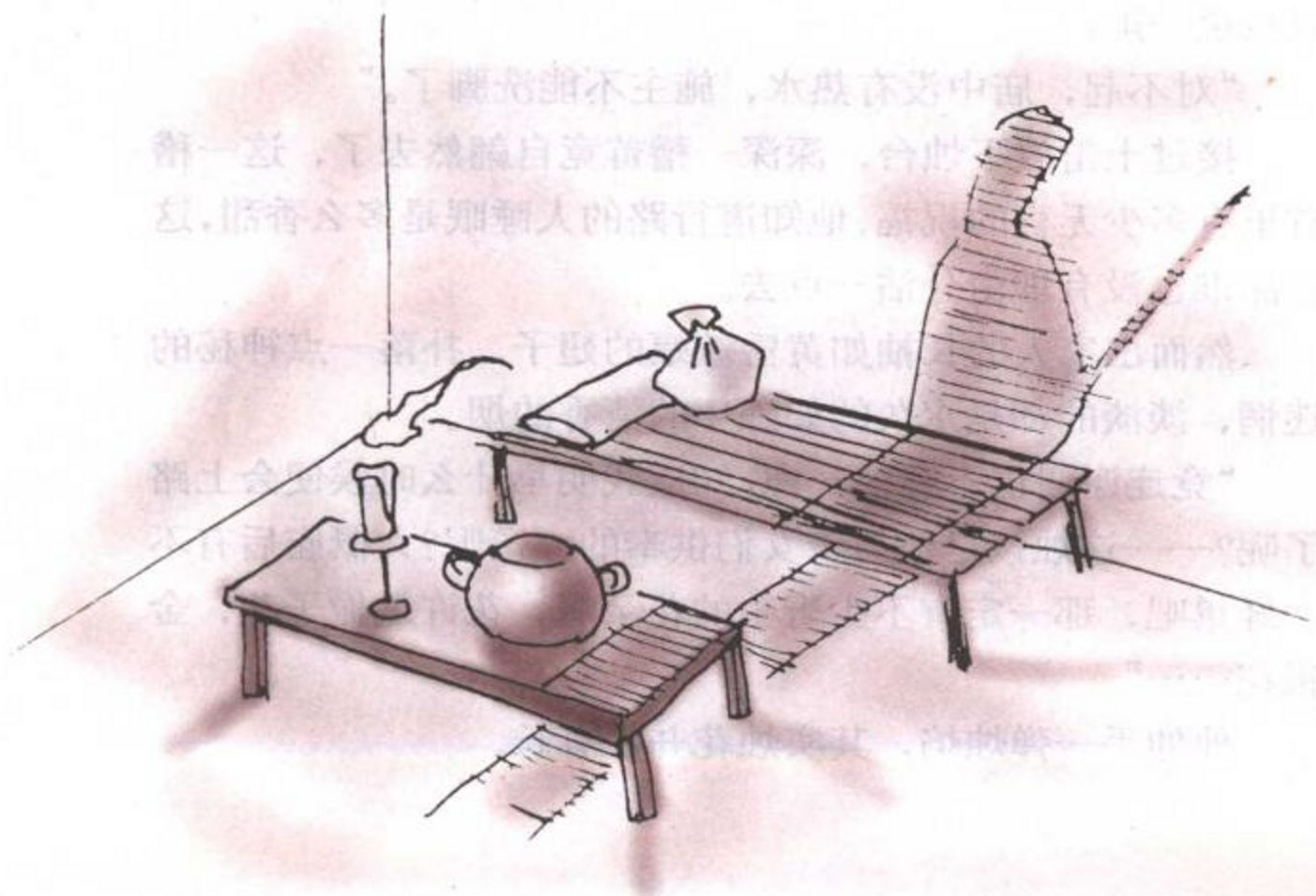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和尚是住持?是知客?都不是!因为我进庙后就没有看见过第二个人,连狗也不养一条,然而和尚决不像一个人住着,佛座前放着两卷经,木鱼旁还有一个磬,……他许有个徒弟,到远远的地方去乞食了吧……”

“这样一个地方,除了俩和尚是什么都不适合的……”

何处有丁丁的声音,像一串散落的珠子,掉入静清的水里,一圈一圈漾开来,他知道这绝不是磬。他如同醒在一个淡淡的梦外。

集起涣散的眼光,回顾室内:沙地,白垩墙,矮桌旁一具草榻,草榻上一个小小的行囊,行囊虽然是小的,里面有破旧的物什,但是够他用了,他从未为里面缺少什么东西而给自己加上一点不幸。

霍的抽出腰间的宝剑,烛影下寒光逼人,墙上的影子大有起舞之意。



在先，有一种力量督促他，是他自己想使宝剑驯服，现在是这宝剑不甘一刻被冷落，他归降于他的剑了，宝剑有一种夺人的魅力，她逼出青年人应有的爱情。

他记起离家的前夕，母亲替他裹了行囊，抽出这剑跟他说了许多话，那些话是他已经背得烂熟了的，他一日不会忘记自己的家，也决不会忘记那些话。最后还让他再念一遍父亲临死的遗嘱：

“这剑必须饮我的仇人的血！”

当他还在母亲的肚里的时候，父亲死了，滴尽了最后一滴血，只吐出这一句话。他未叫过一声父亲，可是他深深地记着父亲，如果父亲看着他长大，也许嵌在他心上的影子不会怎么深。

他走过多少地方，一些在他幼年的幻想之外的地方，从未对连天的烟波发过愁，对蓊郁的群山出过一声叹息，即使在荒凉的沙漠里也绝不对熠熠的星辰问过路。

起先，燕子和雁子会告诉他一声春秋的消息，但是节令的更递对于一个永远以天涯为家的人是不必有所在乎的，他渐渐忘了自己的年岁，虽然还依旧记得哪一天是生日。

“是有路的地方，我都要走遍，”他曾经跟母亲承诺过。

曾经跟年老的舵工学得风雨晴晦的知识，向江湖的术士处得来霜雪瘴疠的经验，更从背箱的郎中的口里掏出许多神奇的秘方，但是这些似乎对他都没有用了，除了将它们再传授给别人。

一切全是熟悉的了，倒是有时故乡的事物会勾起他一点无可奈何的思念，苦竹的篱笆，络着许多藤萝的，晨汲的井，封在滑足的青苔里的，……他有时有意使这些淡漫的记忆浓

起来，但是这些纵然如秋来潮汐，仍旧要像潮汐一样的退下去，在他这样的名分下，不容有一点乡愁，而且年青的人多半不很承认自己为故土所累系，即使是对自己。

什么东西带在身上都会加上一点重量，(那重量很不轻啊。)曾经有一个女孩子想送他一个盛水的土瓶，但是他说：

“谢谢你，好心肠的姑娘，
愿山岚保佑你颊上的桃红，
我不要，而且到要的时候自会有的。”

所以他一身无赘物，除了一个行囊，行囊也是不必要的，但没有行囊总不像个旅客啊。

当然，“这剑必须饮我仇人的血”他深深地记着。但是太深了，像已经溶化在血里，有时他觉得这事竟似与自己无缘。

今晚头上有瓦(也许是茅草吧)，有草榻，还有蜡烛与蜜茶，这些都是在他希冀之外的，但是他除了感激之外只有一点很少的喜悦，因为他能在风露里照样做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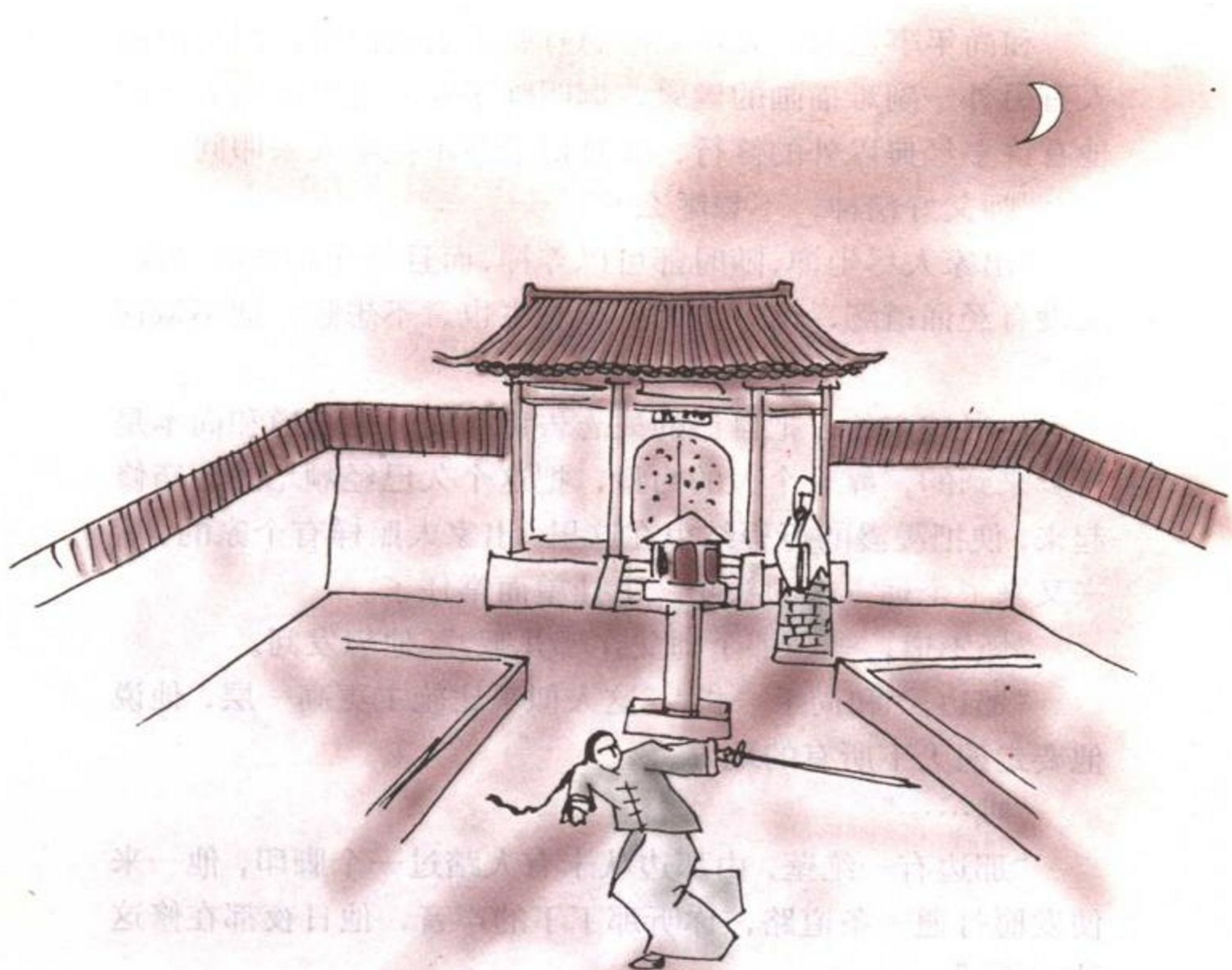
丁丁的声音紧追着夜风。

他跨出禅门(这门是圆的)。殿上一柱红火，在幡帐里跳着皈依的心，他从这一点静穆的散发着香气的光亮中走出，山门未闭，朦胧里看的很清楚。

山门外有一片平地，正是一个舞剑的场所。

夜已深，星很少。但是有夜的光。夜的本身的光，也能够照出他的剑花朵朵，他收住最后一着，很踌躇满志，一点轻狂圈住他的周身，最后他把剑平地一挥，一些干草飞起来，落在他的袖上。带着满足与珍惜，在丁丁的声息中，他小心地把剑插入鞘里。

“施主舞得好剑！”



“见笑，”他有一点失常的高兴，羞涩，这和尚什么时候来的？“师父还未睡，清韵不浅。”

“这时候，还有人带着剑。施主想于剑上别有因缘？不是想寻访着什么吗？走了这么多路。”

和尚年事已大，秃顶上隐隐有剃不去的白发，但是出家人有另外一副难描画的健康，炯明眸子在黑地里越教人认识他有许多经典以外的修行，而且似乎并不拒绝人来叩问。

“师父好精神，不想睡么？”

“出家人尽坐禅，随时都可以养神，而且既无必做的日课，又没有经诵道场，格外清闲些，施主也意不想睡，何不谈谈呢。”

他很诚实的，把自己的矢志告诉和尚，也知道和尚本是行脚来到的，靠一个人的力量，把这个久已经颓圯的废庙修起来，便把漫漫的行程结束在这里，出家人照样有个家的，后来又来了个远方来的头陀，由挂单而常住了。

“怪不道，……那个师父在哪儿呢？”他想发问。

“那边，”和尚手一指，“这人似乎比施主更高一层，他说他要走遍天下所有的地方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那边有一绝壁，由那边从未有人踏过一个脚印，他一来便发愿打通一条道路，你听那丁丁的声音，他日夜都在修这件功德。”

他浮游在一层无边的惆怅里，“竟有这样的苦心？”

他恨不得立即走到那丁丁的地方去，但是和尚说，“天就要发白了，等明天吧。”

明天一早，踏着草上的露水，他奔到那夜半欲往的山下，行囊都没有带，只带着一口剑，剑是不能离身须臾的。

一个破蒲团，一个瘦头陀。

头陀的长发披满了双肩，也遮去他的脸，只有两只眼睛，射出饿虎似的光芒，教人感到要打个寒噤。年青人的身材面

貌打扮和一口剑都照入他的眼里。

头陀的袖衣上的风霜，画出他走过的天涯，年青人想这头陀一定知道许多事情，所以这地方比任何地方更无足留连，但他不能离开一步。

头陀的话像早干涸了，但几日相处他并不拒绝回答青年人按不住的问讯。

“师父知道这个人么？”一日他伸出左腕，左腕上有一个蓝色的人名，那是他父亲的仇人，这名字是母亲用针刺上去的。

头陀默不作声，也伸出自己的左腕，左腕上一样有一个蓝字的人名，是年青人的父亲的。

一种异样的空气袭过年青人的心，他的眼睛盯在头陀的脸上，头陀的瘦削的脸上没有表情，悠然挥动手里的斧凿。

在一阵强烈的颤抖后，年青人的手按到自己的剑柄上。
——这剑必须饮我仇人的血。

“孝顺的孩子，你别急，我绝不想逃避欠下自己的诺言——但是这还不是时候，须得我把这山凿通了！”

他决然收得未应的疑问，他，年青人，接受了头陀并没有发出的祈求或命令，从此他竟然一点复仇的举动都没有了。

从此丁丁的声音有了和应，青年人也挥起一副斧凿，服从在“走遍没有路的地方”的苦心下，很快似乎忘记身边有个头陀，正如头陀忘记身边有一个带剑的青年人。

日子和石头侵蚀在丁丁的声音里。

你还要问再后么？

一天，凿子敲在空虚里，一线天光，第一次照入永久的幽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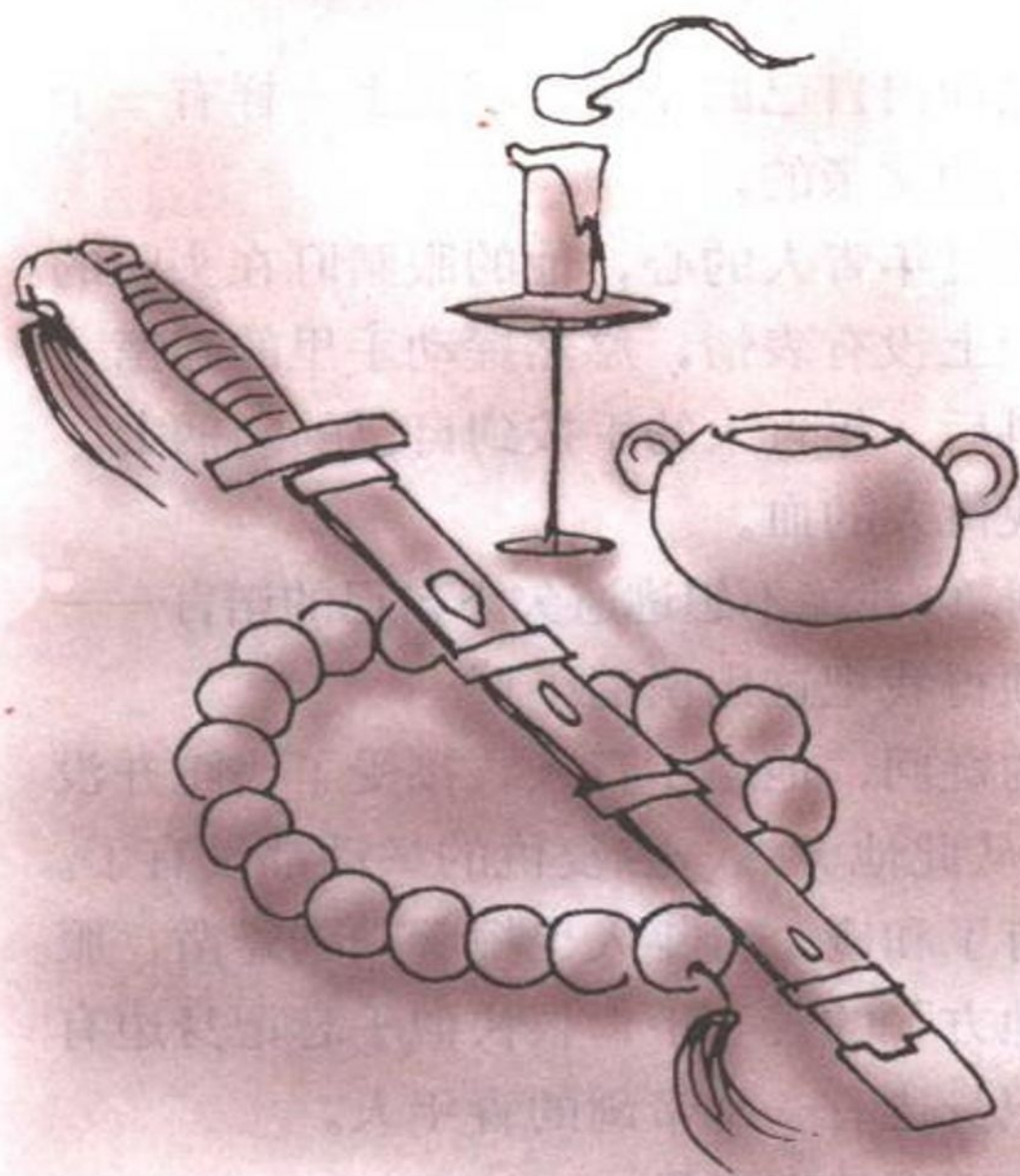
“呵，”他们齐声礼赞。

再后呢？

宝剑在冷落里自然生锈的，骨头在世纪的内外也一定要腐烂或是变成了化石。

不许再往下问了，你看北斗星已经高挂在窗子上了。

载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《大公报》



受戒

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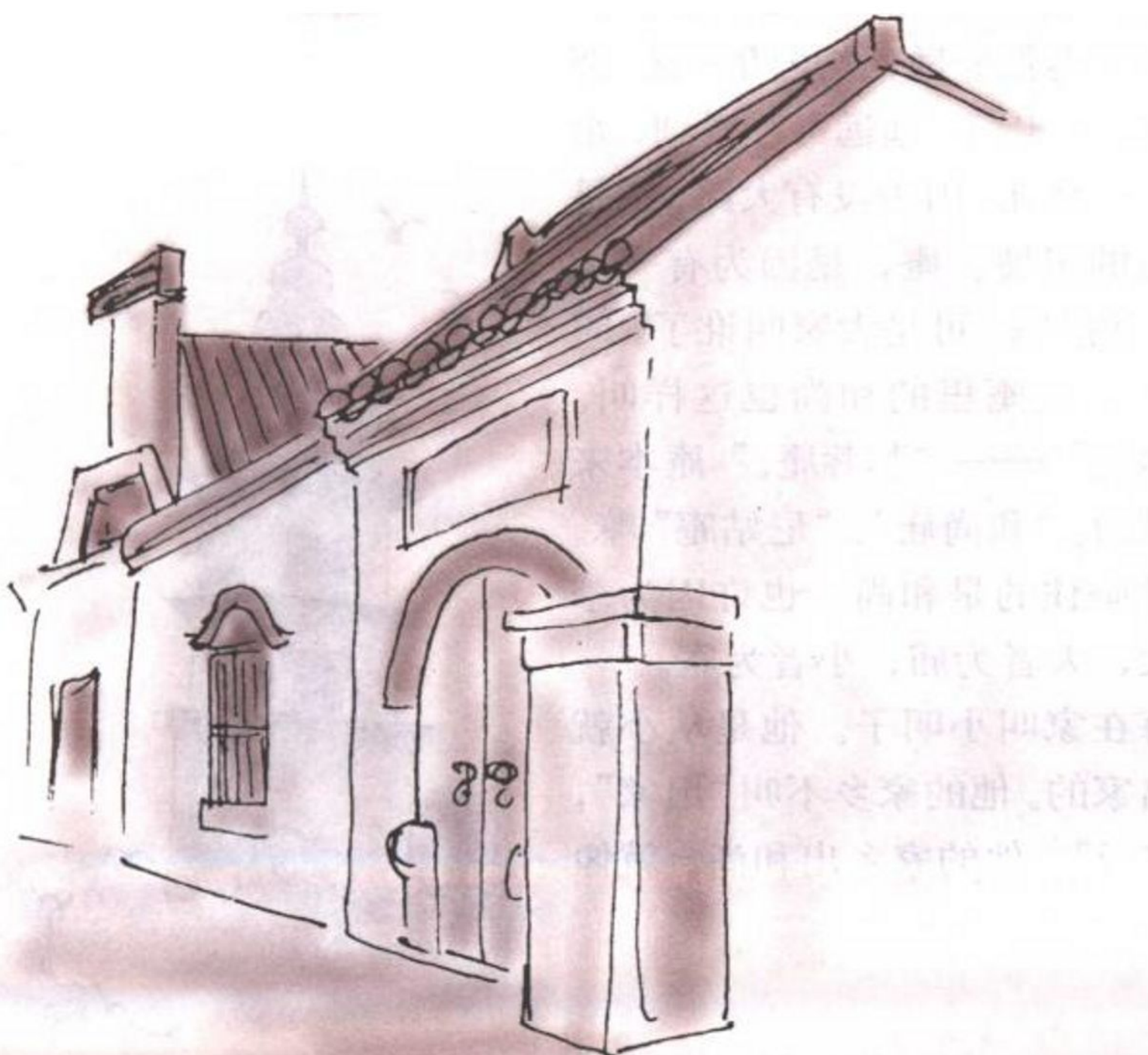
他是十三岁来的。

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，叫庵赵庄。赵，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。叫做庄，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，这里两三家，那里两三家。一出门，远远可以看到，走起来得走一会儿，因为没有大路，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。庵，是因为有一个庵。庵叫菩提庵，可是大家叫讹了，叫成荸荠庵。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。“宝刹何处？”——“荸荠庵。”庵本来是住尼姑的。“和尚庙”、“尼姑庵”嘛。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。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，大者为庙，小者为庵。

明海在家叫小明子。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。他的家乡不叫“出家”，叫“当和尚”。他的家乡出和尚。就像



有的地方出劊猪的，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，有的地方出箍桶的，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，有的地方出画匠，有的地方出婊子，他的家乡出和尚。人家弟兄多，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。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，也有帮。这地方的和尚有的走得很远。有到杭州灵隐寺的、上海静安寺的、镇江金山寺的、扬州天宁寺的。一般的就在本县的寺庙。明海家田少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就足够种的了。他是老四。他七岁那年，他当和尚的舅舅回家，他爹、他娘就和舅舅商议，决定叫他当和尚。他当时在旁边，觉得这实在是在情在理，没有理由反对。当和尚有很多好处。一是可以吃现成饭。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。二是可以攒钱。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，拜梁皇忏，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。积攒起来，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；不想还俗，买



几亩田也可以。当和尚也不容易，一要面如朗月，二要声如钟磬，三要聪明记性好。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，叫他前走几步，后走几步，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的号子：“格当嘚——”，说是“明子准能当个好和尚，我包了！”要当和尚，得下点本，——念几年书。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！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，读了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四言杂字》、《幼学琼林》、《上论、下论》、《上孟、下孟》，每天还写一张仿。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，很黑。

舅舅按照约定的日期又回了家，带了一件他自己穿的和尚领的短衫，叫明子娘改小一点，给明子穿上。明子穿了这件和尚短衫，下身还是在家穿的紫花裤子，赤脚穿了一双新布鞋，跟他爹、他娘磕了一个头，就随舅舅走了。

他上学时起了个学名，叫明海。舅舅说，不用改了。于是“明海”就从学名变成了法名。

过了一个湖。好大一个湖！穿过一个县城。县城真热闹：官盐店，税务局，肉铺里挂着成片的猪肉，一个驴子在磨芝麻，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，布店，卖茉莉粉、梳头油的什么斋，卖绒花的，卖丝线的，打把式卖膏药的，吹糖人的，耍蛇的，……他什么都想看看。舅舅一劲地推他：“快走！快走！”

到了一个河边，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。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，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，在剥一个莲蓬吃。明子和舅舅坐到舱里，船就开了。

明子听见有人跟他说话，是那个女孩子。

“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吗？”

明子点点头。